圃隱先生集 三

圃隱先生集本傳卷之五

鄭襲明傳

鄭襲明迎日縣(縣本新羅斤烏支今屬慶尚道)人倜儻奇偉力學能文以鄉貢登第屬內侍仁宗朝累轉國子司業起居注知制誥與郎舍崔梓宰相金富軾任元敳李仲崔奏等上書言時弊十條伏閤三日不報皆辭職不出王爲罷執奏官減諸處內侍別監及內侍院別庫召梓等令視事襲明獨以言不盡從不起右常侍崔灌獨不與上書供職如常議者鄙之襲明尋陞禮部侍郎毅宗即

位授翰林學士進樞密院知奏事初毅宗爲元
子襲明侍讀仁宗慮元子不克負荷任后亦愛
次子將立爲太子襲明盡心調護故得不廢襲
明久居諫職有諍臣風仁宗深加器重使傳東
宮及不豫謂毅宗曰治國當用襲明言襲明自
以先朝顧托知無不言毅宗憚之金存中鄭諴
日夜短之會襲明告病以存中權代其職襲明
揣知王意仰藥而死自是佞倖日進王益縱恣
逸遊無度嘗幸歸法寺馳馬至獺嶺茶院從臣
皆莫及王獨倚柱謂侍者曰鄭襲明若在吾豈

得至此

圃隱先生本傳

鄭夢周字達可知奏事襲明之後母李氏有娠
夢抱蘭盆忽墮驚寤而生因名夢蘭生而秀異
肩上有黑子七列如北斗年至九歲母晝夢黑
龍升園中梨樹驚覺出視乃夢蘭也因改夢龍
旣冠改今名恭愍九年應擧連魁三塲遂擢第
一人十一年選補藝文檢閱十三年從我
太祖擊三善三介于和州累遷典農寺丞時喪制
紊弛士大夫皆百日即吉夢周於父母喪獨廬

墓哀禮俱盡命旌表其閭十六年以禮曹正郎
兼成均博士時經書至東方者惟朱子集註耳
夢周講說發越超出人意聞者頗疑及得胡炳
文四書通無不脗合諸儒尤加嘆服李穡亟稱
之曰夢周論理横說竪說無非當理推爲東方
理學之祖十七年轉成均司藝二十年陞太常
少卿俄遷成均司成二十一年以書狀從洪師
範如京師賀平蜀還至海中許山遭颶風船敗
漂抵巖島師範溺死其得免者纔什二夢周濱
死乃生割韂而食者十三日事聞 帝具舟楫

取還厚加恩恤遣還辛禑元年拜右司議大夫
移成均大司成初皇明肇興夢周力請于朝首
先歸附至是恭愍被弑金義殺使國人恂恂不
敢通使朝廷夢周又陳大義以謂邇來變故當
早詳奏使上國釋然無惑豈可先自疑貳構禍
生靈於是始遣使告哀且辨釋金義事時北元
遣使賜詔權臣李仁任池奫欲復事元議迎其
使夢周與文臣十數人上書云云（書在文集）池李深
忌之貶流彥陽二年許任便居住時倭寇充斥
濱海州郡蕭然一空國家患之嘗遣羅興儒使

覇家臺說和親其主將拘囚興儒幾餓死僅得生還三年權臣嗛前事舉夢周報聘于覇家臺請禁賊人皆危之夢周略無難色及至極陳古今交鄰利害主將敬服館待甚厚倭僧有求詩者援筆立就緇徒坌集日擔肩輿請觀奇勝及歸與九州節度使所遣周孟仁偕來且刷還俘尹明安遇世等數百人且禁三島侵掠倭人久稱慕不已後聞夢周卒莫不嗟惋至有齋僧薦福者夢周憫倭賊奴我良家子弟乃謀贖歸力勸諸相各出私貲若干且爲書授尹明以遣賊

闕見書辭懇惻還俘百餘人自是每明之往必
得俘歸四年拜右散騎常侍歷典工禮儀兵法
版圖判書六年從我
太祖擊倭雲峯還拜密直提學明年簽書司事十
年拜政堂文學本國與朝廷多釁 帝怒將加
兵于我增定歲貢乃以五歲貢不如約杖流使
臣洪尚載金寶生李子庸等于遠地至是當遣
使賀聖節人皆憚行規避最後乃擬遣密直副
使陳平仲平仲以臧獲數十口賂林堅味遂辭
疾堅味即舉夢周耦召面論曰適來我國見責

朝廷皆大臣過也卿博通古今且悉予意今平
仲疾不能行乃代以卿卿意何如對曰君父之
命水火尚不避況朝天乎然我國去南京凡八
千里除候風渤海實九十日程今去聖節纔六
旬脫候風旬浹則餘日僅五十此臣恨也禑曰
何日就道對曰安敢留宿遂行晨夜倍道及節
日進表 帝覽表晝日曰爾國陪臣必相托故
不肯來日迫乃遣爾也爾得非徃者以賀平蜀
來者乎夢周悉陳其時船敗狀 帝曰然則應
解華語特賜慰撫勑禮部優禮以送遂放還尚

載等十一年同知貢舉取士故事每試一塲輒
考較出榜初塲不合格者不得入中塲終塲亦
如之懿妃弟盧龜山童騃無學中塲不入格禑
大怒欲罷試李成林廉興邦等請龜山父英壽
第請使龜山赴終塲英壽辭以不可獨入於是
幷試不合格者十數人竟取龜山德昌府行首
文允慶本宦官李匡從者竊書其友策蔓周黜
之知貢舉廉國寶乃取之崔瑩戲語人曰前月
監試學士尹就薿寒士取昏童致天大雹盡殺
我麻今東堂學士復致何等天變耶十二年如

京師請冠服又請蠲免歲貢夢周奏對詳明得
除五年貢未納者及增定歲貢常數及還禑喜
甚賜衣帶鞍馬拜門下評理明年請解職封永
原君與河崙廉廷秀姜淮伯李崇仁建議革胡
服襲華制十四年拜三司左使辛昌元年改爲
藝文館大提學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拜門下賛成事同判都評議使
司事戶曹尚瑞司事進賢館大提學知經筵春
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領書雲觀事封益陽郡
忠義君賜純忠論道佐命功臣號教曰云云詳載

行狀王御經筵夢周進言曰儒者之道皆日用平常之事飲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堯舜之道亦不外此動靜語默之得其正即是堯舜之道初非甚高難行彼佛氏之教則不然辭親戚絕男女獨坐巖穴草衣木食觀空寂滅爲宗是豈平常之道時王欲迎僧粲英爲師故夢周講及此然王方惑佛不納彛初獄起臺諫論甚黨甚力夢周請因封崇四代大赦臺諫猶論執不已王下都堂議夢周以爲罪狀不白今又經赦不宜復論刑曹劾夢周右彛初黨夢周再上牋

辭皆不允召夢周宴慰之尋拜辟上三韓三重
大匡守門下侍中判都評議使司兵曹尚瑞寺
事領景靈殿事右文館大提學監春秋館事經
筵事益陽郡忠義伯三年王謂經筵官曰今人
知中國故事而不知本朝之事可乎夢周對曰
近代史皆未修先代實錄亦不詳悉請置編修
官依通鑑綱目修撰以備省覽王納之即命李
穡李崇仁等修實錄不果行成均博士金貂上
書毀佛上怒欲抵以死罪兵曹佐郎鄭擢上疏
曰竊聞金貂排斥異端極言不諱上以其破毀

先王成典將置極刑臣竊爲殿下惜之書曰監
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所謂先王成典者不過
三綱五常而佛氏背之非貂毁先王成典乃
殿下自毁之也願赦貂狂直之罪代言等畏上
怒不敢啓夢周與同列上疏曰信者人君之大
寳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近日殿下下教求言
曰言之者無罪於是人皆抗疏極論政事之得
失民生之休戚眞所謂不諱之朝也有國子博
士生員等亦以排斥異端上書陳說言語不謹
觸犯天威在朝之臣不勝恐懼臣等以爲斥詆

佛氏儒者之常事自古君王置而不論況以殿
下寬大之量蕞爾狂生在所優容乞霈寬息一
皆原宥示信國人王從之貂等得免又䟽曰賞
罰國之大典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
萬人懼非至公至明不足以得其中而服一國
之人心也自殿下踐祚以來省憲法司交章擧
劾以爲某人乃沮立王氏之議扶立子昌者某
人與於逆賊金宗衍之謀於行在所爲內應者
某人於諸將承天子之命以辛禑父子爲非王
氏議復王氏之時謀迎辛禑永絶王氏者某人

选舁紉於上國請親王動天下兵者某人陰養
先王孼孫潛謀不軌者章疏屢上雖勞聖慮之
勤至今未見明白必於其間有罪者曲蒙肆宥
無辜者未能昭雪其於公道似乎兩失是以言
者紛紛至今不已臣等以謂宜令省憲法司共
議商確將連涉人等獄詞文案更加詳覆某人
罪在不宥宜置于法某人情在可疑宜從輕典
某人無罪被誣宜令辨釋獄章既上殿下坐朝
門召宰輔臣僚親臨審錄使無冤抑然後加以
罪黜施以肆宥則人心服而公道行矣從之於

是省憲刑曹論列五罪曰沮立王氏之議扶立子昌者曹敏修李穡也與於金宗衍之謀爲內應者朴可興池湧奇李茂鄭熙啓李彬尹師德陳乙瑞朴葳李沃李仲華陳元瑞金軾李龜哲也但湧奇葳茂熙啓彬師德乙瑞元瑞沃仲華等皆不問流貶又無供辭情在可疑然湧奇葳名在功臣之列位至將相宜盡心輔佐而多聚軍官使宗衍有所依賴欲遂其謀其情難測軾龜哲等雖有供辭亂辭不分明情亦可疑謀迎辛禑永絕王氏者邊安烈李乙珍李庚道元庠李

貴生鄭地禹玄寶禹洪壽王安德禹仁烈及穡
濈啓也大逆安烈雖無供辭旣已伏誅然不籍
産舉國鈇鑕乙珍與安烈同謀擾亂國家供辭
明白今據乙珍之辭則庚道之與謀亦無疑矣
且以安烈腹心爲其都鎭撫豈有安烈謀事而
庚道不知者乎空與乙珍同處較問庠貴生知
情不首且據李彬父子供辭則洪壽雖游迎禑
而無供辭其情可疑以鄭地供辭觀之地之無
罪被誣明矣以朴義龍供辭觀之則穡之謀迎
辛禑固可罪也玄寶安德仁烈濈啓等已皆免

職分配于外皆無供辭故問其時問事巡軍官皆云玄寶等之與謀金佇已明言矣然不以其時與佇對辨又無供辭情在可疑而仁烈則以委官坐巡軍不明取佇之供辭安德則都屯軍敗軍後往見禑於驪興累日之程其間難測又觀李琳父子供辭則安烈之欲使仁烈安德迎禑明矣其見於爰初書者邊安烈金宗衍已伏誅李琳曹敏修病死禹仁烈鄭地李崇仁權近李貴生禹玄寶權仲和張夏李種學慶輔已承服李穡陳乙瑞李仁敏韓浚鄭龍仇天富李大

卿皆無供辭其不在爰初書中而見於洪仁桂
供辭者崔公哲已杖死崔七夕安柱公義郭宣
鄭再鳳曹彥王承貴張忠立已承服趙卿病死
陰養先王孽孫者亦池湧奇也湧奇陰養益富
事狀明白其罪不可赦也王御正殿召夢周及
判三司事裴克廉兼大司憲金湊門下評理柳
曼殊左常侍許應右常侍全五倫諫議朴子文
金伯英獻納權軫正言柳沂金汝知掌令崔咸
金畝持平李元緝李作刑曹判書吳成祐摠郞
成溥正郎河係宗佐郎朴犄等議定五罪王曰

自寡人即位以來臺諫每以五罪交章上疏然罪狀不白難可罪之不惟予之以小念臺諫因此或落職或左遷紛紛不已即令空以明辨其有罪者不可以私赦被誣者亦不可不赦卿等毋面從退有後言乃問立昌迎禑之事欲寬李穡曰戊辰年諸將回軍議立王氏問計於穡而曹敏修以辛昌外戚爲時大將穡實怯懦故曰父麼子立有國之常乃立昌襲位罪可恕也夢周對曰然但穡無節操耳何有罪乎湊駁曰當殿下龍潛之日僞辛稱玄陵之後穡知其非王氏

而倡立子昌曰父廢子立是成辛氏爲君也成
辛氏爲君則殿下以辛氏之臣而貸辛氏之位
矣穡爲世大儒就斷國論貪生忘義罪可恕乎
當時大將如
諸軍事可不恃賴而固畏敏修乎諸郎舍但維維
汝知獨希旨曰臣亦以謂穡等無罪也王又欲
原禹玄寶朴可興湊又曰殿下似有私意王勃
然變色曰卿以予私耶遂釋穡玄寶等以無供
辭而但有金佇鄭得厚之言也王命敏修安烈
籍其家滬奇可興依舊付處仁烈安德黄外方

從便餘皆京外從便初安德亦在京外從便中
濬曰安德藍浦之役專軍覆沒其還也必道驪
興而謁辛禑議迎立謂之罪狀未白可乎外方
從便其賜亦大矣王從之夢周啓王著令曰今
後如有論上項人等罪者以誣告論尋賜夢周
安社功臣號四年夢周取大明律至正條格本
朝法令參酌刪定撰新律以進夢周忌我
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又知趙浚南誾鄭道傳
等有推戴之謀嘗欲乘機圖之及世子奭朝見
而還

太祖出迎黃州遂畋于海州墜馬 體甚不平夢
周聞之有喜色遣人嗾臺諫曰
李太祖舊諱今墜馬病篤宜先剪羽翼然後可圖也遂
劾浚道傳誾及素所歸心者五六人將殺之以
及
太祖太祖還至碧瀾渡將宿
太宗馳至告曰夢周必陷我家
太祖不答又告不可留宿於此
太祖不許固請然後力疾遂以肩輿夜還于邸夢
周憂不濟事不食已三日

太宗又白曰勢已急矣將若何
太祖曰死生有命但當順受而已
太宗與
太祖弟和壻李濟等議於麾下士曰李氏之忠於
王室國人所知今爲夢周所陷加以惡名後世
誰能辨之乃謀去夢周
太祖兄元桂之壻卞仲良洩其謀於夢周夢周詣
太祖邸欲觀變
太祖待之如初
太宗曰時不可失及夢周還乃遣趙英珪等四五

人要於路擊殺之年五十六
太宗入告
太祖震怒力疾而興謂
太宗曰汝等擅殺大臣國人以我爲不知乎吾家
素以忠孝聞汝等敢爲不孝乃爾
太宗對曰夢周等將陷我家豈可坐而待亡此乃
所以爲孝也宜召麾下士備不虞
太祖不得已使黃希碩白王曰夢周等黨庇罪人
陰誘臺諫誣陷忠良今已伏罪請召浚誾等與
臺諫辨明於是鞫臺諫流之幷流其黨梟夢周

首于市揭榜曰飾虛事誘臺諫謀害大臣擾亂

國家

太祖麾下士又上疏籍其家夢周天分至高豪邁絕倫有忠孝大節少好學不倦研窮性理深有所得

太祖素器重每分閫必引與之偕屢加薦擢同升爲相時國家多故機務浩繁夢周處大事決大疑不動聲色左酬右答咸適其宜時俗喪祭專尚桑門法夢周始令士庶放朱子家禮立家廟奉先祀又以守令雜用參外吏胥秩卑人劣始

選用然官有清望者嚴其黜陟又以金穀出納
都評議司錄事白牒施行事多猥濫始置經歷
都事籍其出納又內建五部學堂外設鄉校以
興儒術其他如立義倉賑窮乏設水站便漕運
皆其畫也所著詩文豪放峻潔有圃隱集行于
世　本朝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政府事
修文館大提學兼藝文春秋館事益陽府院君
謚文忠子宗誠宗本

行狀

公姓鄭諱夢周字達可號圃隱慶州府迎日縣人遠祖襲明以名儒仕高麗仁宗朝官至樞密院知奏事曾祖仁壽贈奉翊大夫開城尹上護軍祖裕贈奉翊大夫密直副使上護軍考云瓘贈順德守義誠勤翊祚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守門下侍中判兵曹事上護軍領景靈殿事日城府院君妣永川李氏贈卞韓國大夫人膳官署丞約之女也妣有娠

夢抱蘭盆忽驚墮地而生公乃至元丁丑十
二月戊子也因名公夢蘭公生而秀異肩上
有黑子七列如北斗形至九歲妣晝夢黑龍
升園中梨樹驚覺出視乃公也又名夢龍既
冠乃改今名至正乙未冬十一月丁内艱廬
墓終制丁酉中監試第三名庚子政堂文學
金得培樞密院學士韓邦信掌禮闈公連魁
三塲遂擢第一華聞大播壬寅選補藝文檢
閱甲辰韓邦信爲東北面都指揮使我
太祖爲兵馬使公以從事官從擊女眞三善三

介于和州建之壽陞修撰累遷至典農寺丞
乙巳春正月丁外艱于時喪制紊弛士大夫
遭喪皆百日卽吉公獨廬二親墓哀禮俱盡
國家嘉之爲旌其閭服闋除通直郎典工正
郎辭不就丁未以禮曹正郎兼成均博士國
家自辛丑被兵以來學校荒廢至是恭愍王
銳意復興新創成均館以學官小選碩儒若
永嘉金九容潘陽朴尚衷密陽朴宜中京山
李崇仁及公兼學官以牧隱李文靖公兼大
司成時經書至東方者唯朱子集註而公講

說發越超出人意聞者頗疑及得雲峯胡氏
四書通與公所論靡不脗合諸儒尤加歎服
牧隱亟稱之曰達可論理橫說竪說無非當
理推爲東方理學之祖戊申進奉善大夫成
均司藝知製　教自是凡除授皆帶三字及
館閣洪武辛亥轉中議大夫太常少卿俄遷
成均司成階中正壬子春以書狀官從知密
直司事洪師範赴京賀平蜀兼請子弟入學
秋八月還道大倉至海中許山遭颶風船敗
漂抵巖島師範溺死公萬死乃生割韉而食

者十三日事聞
帝具舟楫取還厚加賙恤翌年秋七月乃還甲寅
出按慶尚道乙卯還拜右司議大夫藝文館
直提學尋復入成均爲大司成初
皇明之肇興也公力請于朝首先歸
明大爲
高皇帝所嘉至是玄陵被弑金義殺使國人恟懼
不敢通使
朝廷公首陳大義以謂邇來變故當早詳奏使
上國釋然無惑豈可先自疑貳構禍生靈於是

始遣使告哀且辨析金義事乙卯北元遣使來其詔有慢語權臣李仁任池奫欲復事元議迎其使公與文臣十數人抗章論列請却不納詞甚剴切池李滋忌貶公彥陽餘悉流遠州踰年賜環時倭寇充斥瀕海州郡蕭然一空國家患之嘗遣羅興儒使覇家臺說和親其島主將拘囚興儒幾致餓死僅保性命還權臣嗛前事繼使公人皆危之公畧無難色及至極陳古今交鄰利害主將敬服館待甚厚倭僧有求詩者公援筆立就豪發警策

於是緇徒坌集日擔公之肩輿請觀奇勝及歸刷還俘尹明安遇世等數百人遂使三島悉禁侵畧倭人到于今稱之不已初聞公之卒莫不嗟惋至有齋僧薦福者公之信義能服頑梗者如此遇世歸事

太祖有勞官至二品厥後李子庸奉使又被拘囚如興儒於是國家益重公之專對也越數年公憫念倭賊奴我良家子弟迺謀贖歸力勸諸相各出私貲若干且爲書授尹明以遣賊魁見書詞懇惻還俘百餘人自是每明之

往必得停歸戊午拜正順右散騎常侍已未
歷典工禮儀典法三判書階奉翊庚申判書
版圖秋從
太祖擊倭雲峯大捷還遷密直提學商議會議
都監事明年僉書密直司事壬戌夏進貢金
銀冬又以請謚再赴
京癸亥以東北面助戰元帥復從
太祖赴征甲子陞匡靖大夫政堂文學時國家
多釁
高皇帝震怒將兵于我增定歲貢良馬五千匹金

五百斤銀五萬兩細布匹數如銀兩乃以五
歲貢不如約杖流入朝使臣洪尚載金寶生
李子庸等于遠州至是年當賀
聖節諸宰相皆憚行規避最後乃擬遣密直副使
陳平仲平仲以臧獲數十口賂權臣林堅味
遂辭疾堅味節擧公聞王召公而諭曰邇來
我國見責
朝廷皆大臣過也卿博通古今且悉予意今平
仲疾不能行乃代以卿卿意何如對曰君父
之命水火尚不避況朝

天乎然我國去南京凡八千里除候風渤海實九

十日程今去

聖節纔六旬脫候風旬浹則餘日僅五十此臣恨

也王曰何日就道對曰安敢留宿遂行晨夜

倍道及

節日進表

帝覽表畫日曰爾國陪臣等必相托故不肯來日

迫乃遣爾也爾得非往者以賀平蜀同差來

者乎公悉陳其時船敗留滯

帝曰然則應解華語溫其

玉音特賜慰撫勑禮部優禮以送遂故還洪尚載
等乙丑同知貢舉取禹洪命等三十三人世
稱得士丙寅以請減歲貢赴
京奏對詳明得承除前五年未納者及增定歲
貢常數只定貢種馬五十匹公之忠義至誠
動能感悟
淵衷開霽
天威者如此及還王喜甚賜衣帶鞍馬仍拜門下
評理明年請解職戊辰春拜三司左使時權
奸專柄豪奪民田占至數圻貪饕無厭國寠

民瘠公痛之次骨請革私田民賴以生秋拜
門下贊成事庚午秋賜純忠論道佐命功臣
之號階加重大匡以贊成事同判都評議使
司判戶曹尚瑞寺事進賢館大提學知經筵
春秋館事領書雲觀事益陽郡忠義君冬恭
讓王即位教曰撥亂反正誠社稷之忠臣崇
德報功實國家之令典純誠論道佐命功臣
重大匡門下贊成事同判都評議使司事戶
曹尚瑞司事進賢館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
事兼成均大司成領書雲觀事鄭夢周天人

之學王佐之才射策而聯捷魁科廬墓而克
伸孝志惟根本培植於內者確乎不拔故英
粹發越於外者煥乎有文先王任用而得掌
絲綸後生景慕而如仰山斗倡明濂洛之道
排斥佛老之言講論惟精深得聖賢之奧教
誨不倦蔚有人材之興德望由是而益崇聲
名以之而大振聖明勃興之伊始國家歸附
之最先愼簡臣僚舉充書狀航滄海而乃往
因颶風之所飄僅脫萬死以旋歸在荷九重
之眷顧追玄陵賓天之後當金義奔胡之初

有權臣執狐疑之心謂庶官憚跋奔之役莫
肯遣使於
上國將欲嫁禍於生靈卿與鄭道傳等方言以
謂邇來變故之相仍盡見事情而申達苟獲
罪於
天子難延祿於邦家故有使介之行以明臣子之
分顧東方之寧謐繇卿輩之謀猷厥後胡使
之來書詞不順當時郊迓之議小大皆然宰
李詹伯英之徒極陳不可忤仁任池奫之輩
未得見容竄逐嶺南者數年往還日本者經

歲由小邦覲聘之緩致
天朝譴責之嚴國步危疑人心恐懼跋涉山川之
遠親瞻
天日之容始通
王覲之途終減歲貢之額惟自昔罔愆事
大之禮肆至今克有保民之休粵自甲寅以至己
巳不幸有禑昌僭竊之禍居常懷狄張興復
之忠天實臨於爾心事竟成於有志洪武二
十二年十月間門下評理尹承順回自
京師欽奉

聖旨高麗君位絕嗣雖假王氏以異姓爲之亦非
三韓世守之良謀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卿等
定策宣
天子命稟大妃言推戴寡躬俾承正統上以奉祖
宗既絕之祀下以延子孫無疆之休於是整
頹紀綱脩明禮樂正田法而息爭訟汰冗官
而舉賢良廓廟施爲實堯君舜民之志經遂
啓沃皆伊訓說命之言奇材允叶於股肱盛
烈難忘於帶礪苟無褒崇之異數何以勸勵
於將來是用立閣圖形勒碑記績追贈三代

祖考宥及永世子孫錫之土田副以臧獲仍
賜白金五十兩廐馬一匹嗚呼予惟襲艱大
之業思免厥愆卿益堅弼亮之心以永終譽
尋進辟上三韓三重大臣守門下侍中判都
評議使司兵曹尚書寺事領景靈殿事右文
館大提學監春秋館事經筵事益陽郡忠義
伯時國家多故機務浩繁公爲相不動聲色
而處大事决大疑左酬右答咸適其當諸相
無敢有異同者時俗凡喪祭專尚桑門法忌
日齋僧時祭雖名家只設紙牓祭竟焚之或

廢者頗多公請令士庶倣朱子家禮立廟作主以奉先祀禮俗復興先是守令雜用叅外吏胥秩卑人劣侵漁百出民不堪命請代以叅上有清望者仍遣監司首領官嚴其黜陟疲瘵復蘇都評議使司專摠國政而金穀出納唯六房錄事白牒施行事多猥濫置經歷都事綜理庶務籍其出納弊祛事理公又患庠序之未廣也內建五部學堂外於十室之邑亦置鄉校文風復振至於整紀綱而立國體汰冗散而登俊良革胡服而襲華制立義

倉以賑窮乏設水站以便漕運皆公畫一也其他施罷利國澤民者不可勝紀及我

盛朝將受命公伏節以終乃壬申四月初四日也壽五十六初葬于海豐郡永樂丙戌三月遷葬于龍仁縣治之北驪布村之原歲在乙酉先正文忠公權近上書請加封贈錄其子孫以勵後人

殿下嘉納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政府事修文殿大提學監藝文春秋館事益陽府院君謚文忠公天分至高豪邁絕倫少有大志

好學不倦博覽羣書日誦中庸大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眞積力久獨得濂洛不傳之秘故其措諸事業發於議論者十不能二三而光明正大固已炳耀靑史眞可謂命世之才矣嗚呼使公而佐興王之業盡展其所學則丹靑百度陶甄一世經綸之盛當無愧於千古矣不幸阨會衰叔天命已去人心已離而獨終始一操遂至捐生痛哉然其大忠大節直與日月爭光宇宙初非公之不幸也公所著詩若文甚多而公之嗣伯仲氏

少遭喪亂散失殆盡及其壯裒集遺藁僅得詩若干首惜乎其文之逸也後之人觀詩之豪放峻潔則可以想公之爲人矣

永樂庚寅三月日門人推忠翊戴開國功臣資憲大夫東原君寶文閣提學咸傅霖 撰

圃隱先生集行狀卷之六

書江南紀行詩藁後

予旣冠遊燕京辟雍弦誦之隙與四方同舍問其鄕里古聖賢之遺跡及其衣冠風俗山水景致各各不同默自計僥幸試中當乞外補或承差走四方必足履目覩然後慊吾志然後歸老于家歲甲午僥幸世科入翰林兆足以行矣而天下大亂親又老棄官東歸遂至于今衰且病四方之志掃地矣自奉金陵正朔以來見吾曹馳馹南去未嘗不歆羨其行而益歎吾身之衰

吾志之不遂也今讀鄭五宰江南行藁田橫韓
信李績等詩感吾之心多矣陳教諭熊鷹詩豪
放不似和韻至於歌詠 大朝閒暇之氣像陳
述小邦傾嚮之精誠所謂詩史也其餘詠物遣
興雜篇唱嚼有餘味予於是躍然自幸乃曰宗
之從公爲書狀官歸而求跋其在途詩文公又
不鄙微予言年前年後陶隱歸必不靳相示吾
雖閉門高卧江南一片盡在吾目中矣何必勞
吾身然後快吾志耶於是樂爲之書牧隱李穡
跋

圃隱齋記

予讀魯論至樊遲請學圃夫子曰吾不如老圃予以謂遲也從聖人久矣仁義禮樂之不問而汲汲於此果何意哉聖人之志未嘗忘天下遲也不及知之歟聖人雖自道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然委吏乘田皆在官者也在其官則盡其職盡其職者非獨聖人爲然凡爲君子之所共由也沮溺耦耕之對不恭矣夫子責之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則聖人之志在天下可謂至矣老而不遇也刪定讃修垂教萬世則若可以農圃

矣然猶未之聞也然則遲也之問不獨自鄙又
不足以知聖人也明矣雖然聖人以天自處其
視天下無不可有爲之時故公山之召亦不遽
斥陽貨之禮亦不遽絶千載之下猶可以想見
其爲心之苦矣其鄙遲也之問宜矣至於遲則
其自處必不敢企顔子顔子猶在陋巷則其不
學干祿而學圃也何傷哉由也求也見責於夫
子至欲鳴鼓而攻之遲也親見夫子怒形于色
心自語曰由也求也我同列之良也而尚如此
矧我輩乎不仕則隱不隱則仕退而求吾終身

之地莫圃若也於是乎問其所以爲圃之說誠於中而發於外其摳衣函文悲惋低回所以不得已之狀又可以想見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周之治所以不可及也以聖門速肖七十從遊三千而學圃之問起于其間豈不益可悲也哉烏川鄭達可歌鹿鳴而賁丘園之束帛擢狀元而擅文苑之英華續道緒於濂洛之源引諸生於詩書之囿尤以善說詩見稱當世奉幣金陵浮舟日本專對之材可謂不負所誦矣嘗曰折柳樊圃則因晨夜之限通于天道之有常

十月築圃則因寒暑之運而知民事之有序民事治于下天道順乎上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畢矣吾舍此何適哉於是以圃隱名其齋求予記予曰井田之法二畝半在田圃之所由始也但未知其時亦有隱乎無也巢許隱矣食不可一日無也其爲農圃也可知巳今達可隱於圃而立于朝以斯道自任抗顔爲學者師非其眞隱也明矣將與牧者陶者而伯仲乎歲巳未春二月庚申韓山牧隱李穡記

送鄭達可奉使日本詩序

李崇仁

殿下之四年秋七月慶尚道帥臣馳聞曰日本
國霸家臺使者至矣其言曰遠人之來冀達朝
廷臣司封疆不敢不聞朝臣入告于内殿下若
曰霸家臺日本巨鎭也使者來夫豈徒哉其令
郡縣飭廚傳以送及至都禮賓引使者詣宮廷
閤門進見殿下勞慰優渥使者獻書幣訖進而
告曰主將聞島夷竊發焚蕩人室廬孤寡人子
婦至或憑陵近地且奪且耻遂欲殄殲之遣賤
介以報師期殿下聞其言益嘉之勑有司館穀
使者加等留月餘告歸則殿下召宰相曰報聘

光風霽月鄭烏川獨究遺篇續不傳曾與病軀
游泮水故丞交契已多年浮舟出使東看日赴
闕生還上有天肯羨子長踈蕩氣直將與參望
文宣
晝夜奔流是百川眞機妙處在心傳已教多事
爲無事漸覺今年勝去年鸚鵡洲邊杳芳草鳳
凰池上豁晴天人間禍福嘗應過莫賦登樓學
仲宣
老來易學慕伊川羲畫仍將繼邵傳爲錫康侯
三見接女貞不字十經年有離有合誰爲地示

吉凶皆是天只恨病深難卒業敢將餘力賛
蕃宣散騎明易故及此

奉賀鄭圃隱拜密直　牧隱

斯文興衰在蒼天病裏唯知望後賢老圃自來
明易理可行權處即行權塵埋聖籍辟多雨草
茂儒宮庭半煙剗去弊根非我力中興吾道是
何年

寄圃隱　遁村

病客唯知守一區世間榮辱等雲浮晩來江海
風波惡何處深灣繫釣舟

南行呈圃隱二首　陶隱

兩鬢年來雪一層不堪羸疾更侵陵誰家解畜
江南藥却老吾當學永興

先生手撫一張琴座上諸公更整襟自笑十年
箏笛耳却於今日聽清音

賀圃隱相國復職　康好仁

處險思謙退推仁救阨窮材能扶大廈達豈把
鴻鍾補袞誠彌切垂衣德即同三峯迎玉輦佳
氣向天東

又　權近

才名曾藉甚經術極研窮望重調殷鼎功高上景鍾拯沉猶已溺持論豈雷同晚徙承天寵休聲振海東

座主圃隱相國宅席上　權遇

重興宗國侍中家德厚流先世盡誇紅燭靑樽開錦席哀絲急管雜仙歌門生獻壽深杯溢座客吟詩醉帽斜此會更應期後日春風桃李政繁華

訪圃隱先生舊居小賦　柳方善

晨興盥櫛而衣冠兮坐靜室以焚香讀周易之

數卦兮奄瞌睡而憑床夢一叟人頎而長兮揖
我告我以言之昌曰今天氣之方春兮花木滿
野以紛芳固宜狂歌痛飲以自樂兮亦奚爲乎
數墨而尋行浮生若夢兮竟學何施歘焉覺而
澂思兮豈其言之我欺果已往之不可復追兮
當來者之庶幾佩僕夫以酒壺兮鳴石徑以筍
車涉南川而問柳兮登東岡而尋花忽中道而
坎止兮迺圃隱之舊家爰回步而彷徨兮心蘊
憤而增嗟方其坐廟堂而進退百官兮號令馳
其霆雷喜有賞而怒有刑兮陽和霜凜之迭開

立大學以講道兮扶斯文於敗頹聘異域而諭
義兮椎髻稱臣而咸來吾東方禮樂典章賴以
大備兮信王佐之偉才天何不吊而遽隕兮志
士碩人莫不爲社稷而肝摧今歲月之幾何兮
人思慕之益深宅舍沒於榛蕪兮獨梅竹之蕭
森羌覽物而興懷兮終日攀撫而悲吟瀉椒漿
而奠一杯兮諒貞魂之必歆哀今之爲仕兮誰
爲雌而誰雄食君之祿恐不隆兮實未效於寸
功徼君之爵患不崇兮顧有關於飭躬唯知趍
利而避害兮何蠢蠢之足攻嗚呼死生亦大矣

孰不惡死兮君子樂死於忠孰不欲生兮丈夫且耻其苟容能殺身以成仁兮世有幾其如公慨九原之不可作兮余將曷從（自註先生手種海竹尚存故篇中及之）

題圃隱先生孝子碑閣　孫舜孝

文丞相忠義伯兩先生肝膽相照忩一身立人極千萬世景仰無已惟利所在古今犇走淸霜白雪松栢蒼蒼構屋一間將以薇風公靈安兮我心安兮

龍飛御天歌（附先生事畧二）

恭讓王朝守侍中鄭夢周忌
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與其黨同謀欲危
太祖太祖以世子奭朝見而還出迎于黃州遊畋
于海州墜馬夢周聞之有喜色遣人嗾臺諫曰
李太祖諱今墜馬病篤宜先剪羽翼趙浚然後乃可
圖也乃劾三司左使趙浚前政堂文學鄭道傳
前密直副使南誾前禮曹判書尹紹宗前判典
校寺事南在淸州牧使趙璞王下其書都堂夢
周從中扇之將浚等六人並流遠地分遣其黨
巡軍千戶金龜聯刑曹正郞李蟠等就貶所鞫

問將殺之時
太宗廬于 齊陵之側聞
太祖墜馬而還又聞夢周欲以
太祖入京之日爲亂乃馳迎于道至碧瀾渡告以
夢周之謀
太祖力疾通宵而行未明入京夢周嗾省憲交章
請誅浚道傳等
太祖曰如此誣枉不可不辨將造朝而病不能起
遣
恭請大王及判懿德府事李和前密直副使李濟

知密直司事黃希碩禮曹判書趙璞等詣闕啓
曰今省憲論浚於立殿下之際有立他之議而
臣沮之浚之所議者何人聞臣沮之之言者伊
誰請召浚等與臺諫明辨是非往復再三王不
聽讒構愈急禍且不測
太宗獨入密請殺夢周
太祖不聽曰死生有命但當順受而已
太宗固請數四
太祖終不聽命
太宗遽還終汝大事

太宗不得已出至崇教里舊邸坐於斜廊憂慮未
决俄有叩門聲急出視之乃廣興倉使鄭擢極
言生民利害處於斯時而群小之構亂如彼公
何云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太宗即還
太祖邸謂和
恭靖大王及濟曰
父公不聽吾言然夢周不可不殺我當任其咎和
恭靖大王及濟皆許諾召麾下士判典客寺事趙
英珪等曰李氏之忠於王室國人所知今爲夢

周所陷加以惡名後世誰能辨之麾下士多矣
其無一人爲李氏効力者耶英珪慨然曰願盡
力
太宗使英珪海州牧使趙英茂中郎將高呂判軍
器寺事李敷等入都評議使司擊夢周忽有辟
除行人之聲出視之則夢周到門矣以司宰副
令卞仲良洩其謀於夢周夢周知之欲觀變故
託以問疾而來也
太祖待夢周如初和白
太宗曰誅夢周此其時矣復曰

公怒可畏奈何
太宗曰機不可失
公之怒吾當陳大義以慰解之更命英珪至
恭靖大王邸取劒要於路邊呂數等數人隨之夢
周入不留即出
太宗恐事不濟欲親往指揮出門有麾下士之馬
具鞍在門外遂乘之馳至
恭靖大王邸問夢周過否曰未也
太宗更授方畧而還時前判開城府事柳源死夢
周過弔其家故英珪等得備兵器以候之夢周

至英珪馳擊不中夢周顧叱策馬而走英珪馳
及擊馬首夢周墜而走呂等斬之
太宗入告
太祖大驚而興震怒曰吾家素以忠孝聞汝等擅
殺大臣國人以我爲不知乎予欲仰藥而死也
太宗曰夢周等將陷我家豈合坐而待亡明日
太祖遣希碩啓王曰夢周等黨比罪人陰誘臺諫
誣陷忠良今夢周已伏罪請召俊閭等與臺諫
辨明王曰吾將出臺諫于外時
太祖因怒病劇至不能言

太宗與諸叔兄議遣
恭靖大王啓曰若不問夢周之黨請罪臣等至不
得已乃下臺諫于巡軍獄且曰流之於外可矣
不必鞫問旣而命判三司事裵克廉門下評理
金湊同巡軍提調官金士衡等鞫之左常侍金
震陽曰夢周李穡禹玄寶遣李崇仁李種學道
瑚㸚臣等劾之於是因崇仁種學[illegible]于巡軍旣
而流震陽及右常侍李擴右諫議李來左獻納
李敢右獻納權弘司憲執義鄭熙掌令金畝徐
甄李作李申及崇仁種學于遠地

上書　權近

自古有國家者必褒節義之士所以固萬世之綱常也王者擧義創業之時人之附我者賞之不附者罪之固其宜也及大業既定守成之時則必賞盡節前代之臣亾者追贈存者徵用優加旌賞以勵後世人臣之節此古今之通義也惟我國家應運開國　三聖相承文致太平而褒賞節義之典尚未擧行庸非闕歟竊見前朝侍中鄭夢周本以寒儒專蒙

太上王薦拔之恩以至大拜其心豈不欲厚報於

太上且以才識之明豈不知天命人心之所歸豈不知王氏危亾之勢豈不知其身之不保然猶專心所事不貳其操以至殞命是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韓通死於周而宋太祖追贈之文天祥死於宋而元世祖亦追贈之夢周死於高麗獨不可追贈於今日乎宜加封贈錄其子孫以勵後世　上允下

請從祀文廟疏略　大學生權磌等

皇天眷佑迺生儒宗鄭夢周於麗季挺超卓之資蘊經濟之才研窮性理學海淵博深有自得

講說發越默會奧旨暗合先儒忠孝大節聳動
當時制叅立廟一依家禮文物儀章皆其更定
建學設教丕興儒術明斯道啓後學東方一人
而已

議得 韓世桓柳雲等

吾東方歷世雖久其間儒者率以文章相尚莫
知所以爲學而獨夢周超然自得於心倡明性
理之學誠所謂東方理學之祖其從祀文廟固
無愧矣

正德丁丑文廟西廡從祀祭文 奇遵 應製

嗟惟東國聖學久絕倫紀不明治教攸斁士無
定向世之良俗百代紛昏大道閉塞公生麗季
挺然獨立志存明道身任重業唱(似當作倡)鳴理學
爲東方宗上接不傳下啓羣蒙一洗陋學濬發
濂洛文章道德設施制作王佐之才天人之學
體無不立用亦有方斥絕異端培植綱常萬古
斯道越賴以明念惟後學是尊是刑君子之澤
施及寡國百世在後功爲不極有功不酬何以
崇德予惟道學懋興斯文遵率不淑厥趣以紛
振作之幾益空隆師茲據古例參考典儀從祀

文廟公定安之神明孔昭有誠斯存自今欽享
世世彌敦

臨皐書院祭文　退溪

嗚呼我東一隅箕子所臨迨世陵夷大道湮沉
不有先覺孰淑人心革命改物天地大變惟聖
合天旣應帝眷不有大忠民彜孰見嗟我夫子
天挺人傑希聖之學柱天之力入則惟孝出則
惟忠遭世孔棘蹇蹇匪躬聘隣服襭朝天感
帝盡瘁經綸興替補敝扆顚木支河淩航濟從古
英雄運去無成泰山義重鴻毛命輕我　朝盛

德褒典甚寵爰命禮官從祀聖孔上自國學下
及州縣亨右儀式洋洋丕顯矧茲古川夫子遺
墟芑芑沃野混混清渠有儼棹楔有諸孫公高
山景行感激入東盍建祠學明示欽崇恭聞聖
宋書院創制以尊先正以範來裔大明吾道於
斯最美我
王遵式許彼豐始我不承奮一方之恥曰遯庵生
允良諧議于齋斯原出財敦事鄉閭列邑莫不
喜施作廟翼翼堂舍秩秩百爾求備功未易訖
逮于方伯陳聞

天陛頒書賜額化原先啓更幾星霜慶告成功乃卜吉日將事廟中同好畢來肅肅雝雝樽俎淨潔黍稷苾豐其香始升若覿英風嗟我夫子海東儒宗來者不幸未及論著當在泮宮橫豎訓語我尋其緖無所徵據惟視所就先立其大天綱地維萬世永賴學求如是道之準程菁莪樂育發揮遺經闡教是務弘道爲榮匪仰夫子誰作主盟神之格思監我中誠歆我酒食惠我光明自今伊始世世惟寧

臨皐書院春秋享祝文　退溪

學造天人忠貫日月光前啓後永世無斁

摹遺像將奉安臨臯書院祭文　子孫等

道源洙泗學接濂洛長夜日月歲寒松栢梁木已頹不斬者澤百世之下孰不景仰羹牆慕切剡厥遺像秉彝好德非唯後昆臨臯有址君子思存築室無及樹祠維新雖曰如在何以妥神于以求之于家之廟丹青尚存肅肅其貌曾欲百身今胡一眞奉先則我何假於人公共是道難私其親謂水在是尚云不然欲專于廟何異得泉爰諏吉日恭摹儀刑其新如舊有儼其靈

天之未喪文不在玆是依是安永享千期

畫像移安崧陽書院祖祭文　子孫等

學倡性理忠貫日月國有褒錄士知矜式睠玆
舊宅在彼古國宮牆蕪沒久矣樵牧拓開祠宇
適丁今日事必有待道不終否陟降在玆有儼
祀事爰寫舊眞不爽毫髮衣冠高古風彩凛烈
如聞謦咳怳接面目舉世起敬矧在所出于彼
新廟將以奉安西郊祖送瞻拜盤桓逐于故居
萬古無斁奠此清酌庶幾歆格

萬曆乙亥崧陽書院　賜祭文

王佐之才理學之祖生丁昏季厥施未普吾道
之東寔由公始橫竪之說汤合胡氏求仁得仁
實見得是臨難舍命乃其細事惟我
祖宗用是嘉奬追以爵謚配聖有享顧予涼德望
道有爲言念前脩恨不同時粤瞻神崧下有故
基歌哭之斯風範攸存祠宇告成衿佩盈門敎
澤未艾推崇宜賁旣倣紫陽額以四字爰具非
薄特伸報祀從臣代予庶幾異格止

祭鳳陽郡李氏文　門人卞季良等

念惟生等師事文忠鑽仰竭才以承擊蒙而霑

子視義兼於恩高山安仰逝水沄沄烈烈文忠
王氏之臣我后褒之式是後人凡曰有生孰無
一死草木以腐湮沒誰記赫哉英名窮天不墮
嗟嗟痛慕何日而忘瞻容未由欽德無方
高麗文士皆以詩騷爲業惟圃隱始創性理之
學　成俔叢話
當麗季國勢岌岌有僧贈圃隱曰江南萬里野
花發何處春風無好山圃隱流涕曰嗚呼其晩
也其晩也　徐居正詩話
多景樓詩下李良云圃隱豪邁峻壯橫放傑出

氣象槩於是詩見之
清心樓詩鄭麟趾云古今題詠者多然不若圃
隱一絶閒遠有味
奉使日本五言律不獨爲功名下金宗直云志
節落落可陵魯連
圃隱學問精粹文章亦浩瀚麗李爲侍中以盡
忠輔國爲己任革命之際天命人心皆有所推
戴公獨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有僧素與相識者
告公曰時事可知公何膠守苦節公曰受人社
稷豈敢有二心吾已有所處矣一日梅軒權遇往

謁適又出弔隨而出洞有武士數人帶弓箭橫
過馬前者呵卒辟除武士不避之公顧謂梅軒
曰君速去勿隨吾行梅軒猶隨之公色怒曰何
不聽余言梅軒不得已辭歸俄有人來云鄭侍
中遇害矣

成俔叢話

圃隱臨命之歲春月嘗訪友友不在卽就花階
折花吟賞因起舞呼取酒來主媼以梨花酒一
大器進卽盡飲又索一器飲立盡嘆曰節物如
是惜也風氣甚惡甚惡公登溷必移時得詩句
則於厠上取筆硯書之夫人問曰近日何不厠

上作詩公愀然曰詩思也沒　曹伸瑣錄

或戲圃隱曰人言子於朋友讌飮先入後罷飮酒大遲圃隱曰誠有之少在鄕曲得一盆濁醪思欲與親戚朋友一懽今既富貴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豈悻悻然哉　徐居正雜記

正德十二年某月日立墓碑其文乃實文閣提學咸公傅霖所撰行狀也嗚呼公之事業固已輝映史冊其磊落大節與日月爭先於宇宙間自不容泯不必碑爲然碑可無而墓不可不表也後之景仰其遺風者徘徊丘壠纍纍皆是曷

無碑而表焉則孰能知其公之墓乎況子孫之
承其餘澤者乎然則碑亦不可無也　玄孫熹
惜乎喪亂之餘所著詩文遺失殆盡使來學不
得尋其緒論其幸存一卷集中所錄讀易觀魚
冬至浩然等篇皆性理之作也自古聖賢之傳
道亦不在多言堯之傳舜不過曰允執厥中舜
復益之以三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此萬世心學之淵源則於數篇之
中亦足以見先生之學也其推爲東方理學之
祖不亦宜乎嗚呼高麗之季箕化已遠大道湮

沒一時君臣迷惑於異端而惟吾先生挺然獨立於衆楚之中以扶吾道闢異端爲已任非有所得於心能如是乎雖比肩於濂洛眞儒無愧而其有功於東方則與孔子無異焉若其忠孝大節特道中之一事耳 古川一鄉士論

中廟朝己巳十月日特進官李堣啓趙之瑞妻鄭氏之節鄭氏乃忠義伯鄭夢周曾孫世家山陰之瑞喪室後娶焉燕山之朝之瑞自東宮時常諷諭切至深中其病燕山每憚惡之及甲子夏與鄭誠謹同時拿致之瑞自度其難免擧酒與

鄭氏毅曰當以死自保已而趙公果見殺籍沒
其家鄭氏無所扵歸其父曰家已敗矣盍還其
本宗以觀其終鄭氏以義絶之曰亾人托我祖
父神主妾許之以死豈容中負且亾人之妾別
有第舍可以往依遂抱神主詣其家朝夕哭泣
致祭如聞中使到境即抱神主伏扵舍後竹林
或至數日以終三年返正之後遂復舊家奉祀
事如常一邑稱之堨時爲晉州牧使詢諸鄉黨
里民皆曰然故嘗 啓聞立旌其門有是哉以
忠義伯之後來配伯符矣死無二以全婦道不

傒世類雜曰尙矣源淸之流表正之影豈無所闕尤

李耔雜記

圃隱先生墓碣陰 墓在龍仁

正德十二年丁丑太學生等上言文忠公鄭夢周有忠孝大節理學爲東方之祖有功於斯文甚大請配享文廟

上允可其年九月十七日配享于文廟西廡文昌侯崔致遠之後又令修墳墓立表石以禁樵牧其書官繫以高麗不書文忠公者蓋明公不事二姓之本意也公平生事跡具在高麗列傳云

謁圃隱先生畫像詞　張顯光

宇宙間不可久者形氣人過百年兮孰存其身而其不可泯者德義經千百代兮敎化在人仰其不可泯者而思其不可久髣髴眞容兮爲因何幸後先生二百有餘載獲拜儀刑於今日噫噫非道德節義之其一人於吾東者乎今人覩遺像而感激欣幸乃至此極天之生先生於叔季之時蓋亦有意夫前乎檀箕以下未曾宣擧之文敎其生也而振起後乎東方萬萬世不可易之綱常其沒也而扶植是其所抱負之道德所

成就之事業有以光日月而奠山河固非葩藻末藝而謂之儒勳勞一世而謂之忠者所可得擬其萬一至今吾人之立天地參三而圓頭方足者得父子於有家能君臣於有邦者其誰之賜乎此莫非賴有先生一身於前千古之後後萬祀之前也哉顧我遺敎餘化中末學願一接形貌而不可得者乃今斯得焉敬焚香而展謁儼精爽之宛然就其所可像有以認夫所未像因其所得覩有以會夫所莫覩遡遐想於當日擬九原之有作得於稟受本自粹美者其資質

果是秀拔之風格不由師傳獨得精深者其學
問猶存睟盎之容色橫說竪說之義理皆當出
何從而無窮左酬右應之庶務咸適機何自而
旁通動晃流於萬里適阻之天闕質神明之誠
意乎大筭於層波出沒之日域開金石之信義
幾人之所不能幾燭人之所不能燭於毫釐之
微幽隱之間者非水鏡之眼力耶夯人之所不
能夯當人之所不能當於顛沛之項危亡之際
者非鐵石之梁脊耶嗚呼人孰不戴蒼蒼而履
膴膴子獨生死於厥命備四體百骸而首庶物

孰不有秉執之彝則子獨終始其所性身之存也柱石于國家蓍龜于廟堂領袖于斯文身之亡也砥柱於頹波師表於百世元氣於兩間惟其所異者非是七尺人欲求做人底樣子盡取則於一幅彼或致疑乎不可明之跡於不可詰之地者是實未究乎其道與德然則當何以見先生之心事有天地有日月

臨皐書院廟宇上樑文　張顯光

事係斯文之興喪未舉則一邦所憂機關吾道之晦明既修而多士攸慶新廟乃建于新址古

教當明於古州觀先儒居止之曾經驗後生景
慕之益篤戴普天咸宗玄聖莫盛鄒魯之遺風
復率土畢尊大賢最浹河洛之餘化思之切者
不可無寓思之地矣誠之至者亦必有致誠之
事焉肆建院別廟之制興遂定時特祭之儀立
事異乎從祀文廟之泛享禮重乎可祭鄉社之
例尊恭惟圃隱先生鍾日星之眞精禀山海之
秀氣生宇宙最後之世心三皇五帝之淳厖立
天地極偏之方眼九州八荒之經緯心融默識
於天下之故躬行力踐者日用之常得周程張

未之正傳泝淵源於孔孟賤桓文管晏之卑業
志經綸於伊周牧老發橫竪當理之稱陶隱有
卓越人品之歎學到精深而上達理實實透而
無疑信乎左右之逢原可謂體用之備德設學
校而開風化之本定田賦而立經費云云又乞赴
皇朝至誠通格乎天眷再使日本大信戢請其
海波言其學則儒宗語夫道焉王佐至乃明節
義於日月犀刃鉅鼎鑊不能奪其堅貞所以任
綱常於乾坤雖松栢金石豈得喩其勁確不但
高麗五百年一代忠卿實惟朝鮮千萬世吾黨

純師孝著于廬墓三年則萬姓之父子忠盡子
委質一主範百代之君臣從廡享于內外學宮
繼一國之共尚別院祀於生長舊地在本邑而
僉欽初就孝閭之邇臯既舉精禋之累歲須緣
兵火之一起奄致院宇之俱災遂議及時而重
營毋墜舊典爰云改基而移卜用示新祥人謀
所同龜筮協順神道攸妥士林蔚鳴況當年居
廬之古區爲人子終孝之芳躅自墓而堂自堂
而墓幾俯於彼於此之哀從春而秋從秋而春
應積既露既霜之感㭬履何丘乎靡及聽明邦

物爲不收臺曰釣翁者臨溪恐是肥遯之初志洞名道一以傳後想亦自任之純誠可認移院之僉筭非爲擇地而偏圖神陟降在玆卽平昔往來之遺跡士鷹享於此實想像親切之至情山明古顏拱圜于遠近水騰舊色映帶寺後前郊東故閭朝暮煙中依俙慈夢黑龍之古樹洞北荒原松楸風裏彷彿孝哭烏鳥之冤聲烝則是廟之重成蓋亦先賢之一參道德之行未究於當日在今彌章節義之立雖在於一時到此益著趨事者感奮而致力尚德者欣慕而盡心

人知有師宗趨向不亂於他歧世得以表準橫流可回於頹波屹峙儒家之棟樑巍張世道之綱紀照之以白日耀宇之耿光隨而流通臨之以昊天橫空之凜氣與之終始懦立頑廉於不勸便是其道之亨廟享血食於無窮誰如厥德之壽茲看屋脊之隆揭敢揚道脈之休長東朝朝赫日向天中海顏只怕妖氛起須作祥風掃碧空南戴然蒼辟聳臨潭令人可仰終難押對此無崖幾箇男西首陽何處問高低綱常萬古扶持一先後捐生節義齊比元化窮冬未始息

伏節當年道不亾千秋此敎無終極上一天萬
古人咸仰仰天天外更無天此理窮天元暫妄
下前有堂齋次第厦入必由門階必級聖功須
自掃先灑伏頓陽明勝而陰濁消絃歌興而魑
魅遁文運大啓咸知道學之當崇儒風寔昌共
識人紀之可振有春秋香火之繼無俎豆禮儀
之愆豈但從事於虛文須尚實德非惟馳志於
末藝必傳眞悳何止一郡之專休乃是我東之
共慶惠我光明之不已常觀正學之朋興致此
誠敬之無怠庶見眞儒之輩出

碑閣詠䟦

姓裔生員鄭琚

恭惟我文忠公有旌孝之碑櫃在本閭歲久年遠頹沒草莽雨洗風磨未免敲火礪角之資何幸先生按道之初感驚夢見首訪構屋以庇風雨仍題此詠于柱上歲在癸丑鄉人同心協力卜得淨地建廟立院以爲尊崇先師誘掖後進之所其於爲先師獎後進兩無攸憾第恨此碑在於深巷恐未能激聳行路移安于通衢而先生所題之柱半已腐朽似不支久更鳩新材以構此閣祇處先生之詠發於性情褒揚節義凜

凜乎不可尚已而泯沒無傳莫使後人知之則先生感夢構屋之意安在哉自洪武歷建文至成化其間接此道者凡幾人而必見於先生之夢則豈惟文丞相忠義伯兩先生肝膽相照而已先生肝膽若不相照於文忠公則百載之下森然相感於夢寐之間豈至如是哉尤一不可無傳於後世者也茲用謄書並詠揭于壁上并叙感夢構屋之意俾傳後世云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六月上澣謹跋 謁畫像詞以下三篇疑萬曆丁未重刊時新增

圃隱先生集附錄卷之七

圃隱先生詩集跋卷之八

吾先人所著詩文不爲不多然自以不滿其
意旋作旋棄而間有收錄亦且不少不幸遭
家之故遺失殆盡今所存者特百中之一二
耳其使日本所作只得叔父司宰令蹈所抄
錄十三首而已餘皆逸又其平日所作爲諸
家所藏者及洪武丙寅奉使
大明行錄皆門人咸平定公傅霖所鳩集而歸之
者也宗誠又得若干首摠三百三首先人四
赴 京師俱有所作丙寅之錄章頼書狀官

韓文烈公尚質手錄而不失餘則不傳焉滚
恨如文烈公者世不多得也 宗誠幸奉遺體
悲不自勝遂正其差謬次其先後藏之巾衍
久矣越正統丁巳秋我
主上殿下徵覽嘉嘆命右承旨權採序其卷端
以示褒奬之意
恩出望外驚感無措豈惟小臣感激思效萬一
冥冥之中亦必有感泣而圖報者矣於是倩
工鋟梓以壽其傳庶幾益廣我
聖上褒節義重文獻之

大德於無窮云

正統四年己未三月　日折衝將軍龍武侍衛司上護軍兼知兵曹事男宗誠謹跋

圃隱先生詩集新溪開刊跋

公之大節著於

太宗大王之褒美公之詩文見於前後諸公之

詠歎其不偉歟今我

聖上復獎節義之臣誕擧録用之典以激勸萬

代之人心公之玄孫世臣首膺

寵命倅新溪縣載念公之性情所發乃柱詩集

鳩工壽梓以廣其傳庶幾旌異之札忠貞之

銘同歸於不朽爲人子孫篤好祖先道義不

墜承世其意蓋可賞也已

嘉靖癸巳仲秋下澣判書柳溥謹跋

圃隱先生文集跋

大厦將傾而一木扶之滄海橫流而一葦抗之知其不可而猶且爲之者分定故也古人云天地生人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有多少不盡分處所謂分者何也天之所以命物而物之所以爲則者也然則木之支厦分也葦之抗海分也臣子之忠孝於君親而竭誠盡節以至捐軀殞命者亦分也學者學此而已知者知此而已行者行此而已盡此者聖勉此者賢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得喪禍福隨其所遇而吾

心安焉若夫時之不幸勢之難爲則君子不以
爲病焉圃隱鄭先生以義理之學爲諸儒倡當
時翕然宗之今其徽言緒論雖無所尋逐然卽
其所就之大者而觀之則其亦求盡乎性分之
內而不願乎其外者歟不然何其見之明而守
之固湊之勇而行之果歟嗚呼先生在家爲孝
子立朝爲忠臣迨乎麗運告訖天命去矣民心
離矣
聖人作萬物覩一時智能之士爭欲乘風雲之際
依日月之光以求尺寸之功孰肯以王氏社稷

爲愈哉惟先生挺然獨立於風波蕩潰之際確
然自守於邦國危疑之日義形于色不以夷險
貳其心旣竭其力之所至不得則以身殉之無
所怨悔豈所謂知其不可而猶且爲之者耶然
先生一死而天衷以位人極以建民彝物則賴
以不墜斯固心之所安而分之所定於先生何
慼焉或有以先生周旋亂世不早潔身爲疑者
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先生有
焉由其如是故不屑屑於進退出處之常以委
身處命於昏亂之世盡瘁宣力國存與存國亡

興亡其忠盛矣任高麗五百年綱常之重於前啓朝鮮億萬載節義之教於後先生之功大矣先生爲相雖值衰季不能盡展經綸之業而宏綱大目皆已略舉噫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一見者王炎午之所以稱文山也稱於先生亦可以無愧矣自先生既沒其道益著顯于世所以流澤生民裨益新化者不一而足

太宗大王命褒贈先生爵諡

世宗命列于忠臣之編

中宗又命從祀中外文廟其後又於先生所居建

書院　賜額自古人君於前代死節之臣存録
崇奬未有如我朝
列聖之惓惓者蓋盛德事也而先生之遺風餘烈
感於人心愈久不替者亦可見矣萬曆甲申秋
主上殿下命芸閣印先生文集先命臣校正訛舛
且跋其後臣承命祗恐謹取諸本反覆參證舊
本元有詩文三百三篇乃先生之子宗誠所編
近世開城本又添載用李供奉韻二首送宋正
郎按廉慶尚道一首館本又有金海山城記祭
金得培文請勿迎元使疏今臣又得次李太常

韻賀箏遁村子之直登第三絕原州牧使河允
源詩卷分韻賦詩一篇題圓証國師語錄跋一
篇而與遁村四書雖斷爛不全亦審其出於先
生無疑故并取之摠詩三百八篇讃銘文辭十
二篇館本以五七言詩分類編集然宗誠旣云
次其先後則後人不當遽改元本故今悉依舊
本爲正只詩文錯出淆亂故以畫像讃以下八
篇爲雜著而別之其所新得而不載於三本者
別爲拾遺而附于後三本舊無目錄失編書體
今爲目錄幷其首館本有附錄一卷而未免冗

雜令以史傳行狀及諸賢寄贈後人叙述祭文各以其類編之其他紀載煩複無甚發明得於傳聞難委虛實者間亦刪去於是先生始終大致始稍明白可觀矣嗚呼世稱先生爲東方理學之祖而遺文散亂亥豕莫辨豈不爲後學之所慨而斯文之羞歟今

殿下是舉誠出於崇重先儒扶植節義激勵人心之美意也顧臣謏聞淺見不足以稱塞 明旨於萬一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

有古今之殊哉是集之行將見忠孝之道蔚興於東方各盡天賦之分以爲國家無疆之休也審矣臣不揆愚陋樂爲之言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臣柳成龍奉 教謹跋

圃隱先生詩集重刊跋

書院諸生一日來見余起而言曰我圃隱先生詩集之傳廣矣有新溪開城及館本然三本互有得失所載年譜亦皆踈略紕錯故相西厓柳公成龍奉

聖教考正讐勘文字援據事蹟頗精博重刊于本郡壬辰島夷之變蕩然爲灰惟書院所藏一帙諸生擔之而走間關山谷以得保而亦不免有墜失徧求士人家得一舊本以補闕遺然後始爲完本生等思所以壽其傳以是請于方伯柳

公柳公濱嘉其意適吾郡守黃侯新莅官議以克合遂鳩工鋟梓方伯又慮一邑之力未易竣事令慶州分其功未數月而告訖願吾子一言以記其末好益不敢當曰先生學問之邃道德之奥非謏陋末學所可窺測好益何人也而敢闡揚吾先生爲不知而妄作不亦近於吳才老之論古音乎諸生請之不已好益不得辭遂再拜而書曰吾東方素稱有禮義而獨文獻之傳未有聞焉其間非無鳴世之士蔚然爲一時儒宗者亦代不乏人然而或以文章或以訓詁至

論其格致誠正之功眞知實踐之效則未免有
愧於古聖賢之所謂學者先生生于昏亂之際
老佛之叢旣然以斯道自任秖斥亟皷扶植名
敎不由師傳超然獨得若吾先生者眞所謂豪
傑之士矣竊嘗聞之朱子四書集註行于東方
無有知其義者獨先生剖析精微爲之訓解及
雲峯胡氏四書通至所論皆合時人始服先生
之深於道學矣夫雲峯深正饒氏之非發明未
盡之蘊使吾朱夫子之說得大明于世其精詣
之極獨見之妙有非言語文字之所可至而先

生之見得與之合則先生之所造可知而欲求
先生之道者求之雲峯足矣又嘗論雲峯之學
得之私淑又與定宇翁爲友其淵源所漸遠有
端緒而先生以渺然遐裔之人上無授受之得
旁無講習之益而獨能黙契其妙此則非雲峯
之所可及者佔畢齋獨推先生以爲吾東方理
學之祖者其亦有見乎此歟至如辟立萬仞視
死如歸者誠亦有所本而非所以論先生矣惜
其平生論著無有存者而花草一部僅傳于世
豈以義理難明而詞華易知故世獨傳其可知

者歟可歎已雖然鴟鴞烝民之作夫子嘗稱之以爲知道而孟子又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然則詩之敎其可少哉而先生一吟一詠無非性情之發而憂國愛君傷時感物出處去就好惡悲憤一寓之詩讀之令人感發而興起非如詞客藝人物象爲骨刻琢爲工掐擢胃腎務爲新奇以悅人之耳目者而已嗚呼此亦足以知先生之道乎今諸君用意旣勤而方伯之樂孚善太守之勇於義使先生溫柔敦厚之傳久而不墜而得爲敎於一國足以見尊道之盛心而

亦可謂知爲政之本矣讀是編者誠能置心平易如橫渠之說徐徐玩味如朱子之言雖一事一物之微一字一句之義而必求先生之所以用心反覆涵泳有以得其性情之正則秉彝好德之心油然呈露而自不可禦以之邪可以閑以之善可以勸是則先生之敎不爲不至而學者之得亦未必不深矣不然徒求文字之妙不思用意之深竊其聲響獵其葩藻以爲鏤米畫脂之資而已則已失先生爲敎之本意而亦非方伯與太守之所以望於後生者後生勉之哉

柳公名承詢黃侯名汝一

萬曆丁未暮春下澣後學夏城曹好益謹跋

圃隱先生詩集跋卷之八

圃隱先生文集重刊跋

圃隱文忠先生文集原集合三卷昔龜山楊氏有言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下歷秦漢以迄于今文字之多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傳固不在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味斯言也聖人之與天地同其大實不在爲文而悅人亶於務養情性上出來故病世之爲學者不知反約窮源持一不違之資而急知有此記覽論說而已

竊伏見圃隱先生集其先正諸賢論述處雖其
摛文造語各運機衡而至其接程朱不傳之緖
爲東方理學之祖則無二辭況並時之最名世
如牧隱後喆之集大成如退陶橫竪當理海東
儒宗之言其見之親而論之定爲如何哉先生
遠矣借使其文獻大流行其間世故至今無故
果未知如何況下春亭之受學於先生而序先
生之稿也已有無有徵言至論之著於書之恨
則先生之不以論著爲事可知已然以諸老先
生一字不過不及於秤尺之中親炙也尚論也

所以爲發揮推尊於此無間然者其不以先生
之學近而日用彝倫之常遠之天德王道之至
莫不於情性用力而醇乎醇耶殷師已邈句濟
羅麗之間蓋極亂矣亂極而終不治則生人之
類滅矣於是先生一不得不崛起麗氏之末表章
朱子之學而以爲一治之兆矣又不得不以實
德實學積之于躬而澤之于後以之爲明天理
而淑人心則治畢寒靜之學其淵源所自焉可
誣也苟非有得於所謂聖賢之用心而臻其極
惡能如是哉方且分開性命之原撰出精微之

蘊而見考其出處事行已不能無差於爲己實
處者是果何學之有哉若我先生豈所謂爲天
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
太平者非耶今集之存詩若文讀之能使人感
發懲創而得其情性之正信攄發胷中所蘊自
成文耳是則知者知之耳文集屢刊至五六本
行于世今其印本傳者甚尠板亦刓鋟不全先
生十七代孫元弼適宰永陽永先生之鄉也與
永之宗人暨臨皐院儒亟謀所以爲重鋟之役
文集即吾先祖文忠公盖嘗奉

宣廟教而手正者固不敢轉動以不佞爲西厓之孫
先生門後裔熙奎以院儒奉文集來示俾序其
顚末于卷端仍念此集板本復見刻於刓弊其
與夫世道之復興於將廢顧何異哉先生道德
學問之盛前後序跋粲然萃在則以不佞人微
言淺不足取信於人而迺敢草忝於東方第一
件大文字者豈不知其無所逃罪然其終不能
已者先故故耳嗚呼 國朝名賢以學爲名者
孰非我先生源流也伊今百世世衰文勝往往
有認賊爲子之弊矣誠願向上入道之人務內

而遺外敦本而黜浮萬一以先生之道之所存
闡明遵守則其於務養情性之實庶幾其有所
得矣盍相與勉之哉至若先生蓋世之功業貫
日之忠赤前以扶麗氏五百年之綱常後以啓
本朝萬億代之名教書之簡策昭揭宇宙者餘事
耳玆不更贅而只略書所感於心者如右
崇禎紀元後四丙寅仲春下浣後學大匡輔國崇
祿大夫行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
秋館事豐山柳厚祚端拜謹跋

圃隱先生集新增附錄卷之九

高麗末圃隱鄭文忠公以眞儒王佐才出爲世用

最爲

聖祖所知屢辟幕下回軍之後同升爲相文忠與

金震陽諸公忘身循國欲扶社稷時

聖祖功業日盛羣下歸心勢難終於北面文忠協

謀傾之

太宗嘗告

太祖曰鄭夢周豈肯負我家

太祖曰我遭横讒夢周以死明我若係于國家有

不可知及文忠心跡彰著
太宗設宴請之作歌侑酒曰如此亦何如如彼亦何如城隍堂後垣頹圮亦何如（一作萬壽山藤葛纏繞亦何如）我輩如此爲不死亦何如文忠遂作歌送酒曰此身死了死了一百番更死了白骨爲塵土魂魄亦也有無了向主一片丹心怎有更改了
太宗知其不變遂議除之文忠一日問病於
太祖邸仍察氣色歸路過故友友人出外階花盛開遂徑入呼酒舞於花間歎曰今日風色甚惡甚惡連嚼數大椀而出其家人恠之俄聞鄭侍

中遇害矣文忠之自
太祖邸歸也有察難武夫衛其前道而過變色顧
謂隨行錄事曰汝可落後荅曰小人從大監何
可他往乎再三呵止不從文忠之遇害抱持同
死當時倉卒無人記其姓名遂不傳於後世詩
曰
今日風色雖甚惡階上各盃舞亦樂全裝武夫
衝馬過愼莫詰問其能邪五百年綱常一身都
自任白骨委塵土未改向主心相公一死分內
事彼錄事誰氏子生從相公生死從相公死君

不見 聖朝開國策勳臣盡是麗時食祿人 此出海東樂府

初崔瑩勸辛禑興師攻遼我
太祖擧義回軍復立王氏左使趙浚政堂鄭道傳
密直使南誾等知天命人心所在欲推戴
太祖洪武壬申三月
太祖墮馬守侍中鄭夢周以浚道傳誾等同心輔
翼令臺諫劾流之遣金龜聯李蟠就貶所將殺
之義安大君和興安君李濟等白
太祖曰勢已急矣將若何

太祖曰死生有命但當順受而已和濟謂麾下趙
英珪曰 李氏之有功王室人皆知之今爲人
所陷後世誰知麾下士其無效力者乎英珪曰
敢不從命英珪等要於路擊殺夢周
太祖大怒曰病篤至不能言
恭靖大王即位以專心所事不貳其操 贈謚文
忠
麗季衰微恭運升羣賢攀附摠飛騰從容就死
烏川子啓我朝鮮節義興
忠義由來不可堙平時砥礪且無人疾風勁草

危難見須識高麗一介臣 此出三綱行實幷與詩文錄之

萬曆癸卯龍仁墓所 賜祭文 修撰宋駿賚來

睠惟文忠百代之師闡道啓後吾東不夷身任
綱常義烈彌彰世隆褒崇封墓薦香粤自兵餘
祭儀靡擧 予斯怛焉特致脯醴申戒有司庸
修廢典惟茲靈爽諒此不腆

天啓癸亥

仁祖大王家廟 賜祭文 禮曹佐郎李德洙賚來

治由立教聿講崇獎之方禮先追賢敢闕秬鬯
之典肆涓吉日用寓 予褒惟靈河岳英姿洙

泗正派學尊宗匠道德嵬乎難名業富醇儒文章煥焉可述爲國柱石斯世蓍龜臨危竭誠不避舟楫之恐墜棄命伸節獨如松柏之後凋儼然禮義之在東賴以綱常之不絶惟玆建祠而致祀實是列聖之遺規今　予手濟大難心慕往哲薦祭如在爰備式陳之儀將嚮來臨庶有冥應之理

四年甲子忠烈書院　賜祭文 禮曹佐郎金地粹賚來

氣專二五生應半千窮探實地學究淵天眞積既久勇往獨詣鶴鳴九皐羽儀一世志銳君堯

契合命詭平生歷揚外內樞轄龍墀前對一言
重國鯨海仗忠信行蠻貊邦賴以安民受其福
不有君子其何能穀齊能至魯禮皆從周庶格
君非於變俗偸道大莫容羣小側目居州獨何
無補一曝文山雖在宋事已去絲難扶漢淚末
存莛鴻毛始擲熊掌獨在北斗泰山綱常宇宙
英風颯颯聳動百代睠彼駒城惟子之宮文其
在玆道亦已東肆惟列聖世加褒崇矧 予初
服尤切勸忠未式商容徑祭畫邑物菲誠薄神
之庶格

祭文忠公故里碑前文　權櫶

懿歟先生生東方兮生當衰季以身將兮河流旣潰側手防兮身存國存國亡亡兮忠貫日月植綱常兮魂兮倘來寔居鄉兮誰其立碑用意強兮祀典不舉我心傷兮七休一醇吾道光兮令讀其書凛秋霜兮愧余駑質守此疆兮高山景仰跂余望兮齊心薰浴薦一觴兮靈其不昧照我腸兮

烏川書院奉安祭文　鄭逑

先生挺生精分河嶽氣宇豪邁資禀超卓經濟

之才聖賢之學今質天成不待磨琢橫豎妙契
爲世先覺盡瘁王國揚淸激濁燮理啓沃廟堂
經幄格天厥功誠無不確立朝事業庶幾禮樂
天命將新舊運已剝孤忠奈何若火難撲萬古
彜倫雲漢如倬　聖朝褒崇寵典頻記列廟建
院禮享斯渥道肅有宗斯文不椓惟玆故鄕海
天一角精爽如存仰止卓躅淑我後生尚昧坏
撲舊祠未復憂心如擢爰謀還安躬督斤劉經
始幾何累十其朔翬翼宇重新有奐宗桷籩豆孔
嘉罍勺旣濯黍稷苾芬禮儀匪愆朴先生陟降鑑

臨誠懿永奠無斁百千綿邈

合享兩先生祭文　張顯光

地極東維聚精儲淑應生前後碩人名族忠炳青史陽世起敬道範來學人識彝倫況吞桑梓寔切欽思頃立各廟事不便宜今始奉合神道攸安式祀無疆山高海乾

春秋祭享祝文

樞密院知奏事鄭先生正色立朝直方忠純不負顧托社稷之臣鄉邦後學景慕惟均屬茲仲春秋敬薦精禋

文忠公圃隱鄭先生純孝精忠王佐聖學表章
扶植萬世立極桑梓舊邦仰止彌篤禮伸秋春薦
庶垂歆格

畫像奉安家廟告辭　　朴慶新

新圖旣成載安于廟惟肖孔儼肅我瞻眺玆
紹孫式薦菲薄俯諒微虔庶幾來格

重建家廟奉安告辭　　李廷龜

遺像儼然新廟奐如今涓吉辰載安神居陟降
瞻仰洋洋如在明禋告由鎭保永世

祭墓所文

忠昭天日道揚人文功流東國名動中原君臺崇
以開大烈彌彰一片貞珉萬古綱常辛俾雲孫
忝按畿藩苾芬不泯髣髴皆恩俾瞻塋域曠世
興感敬薦菲奠尚冀臨鑑

駒城墓所祭文　尹根壽 爲畿伯時

海東一域道學寥寥擿埴而行如夜未朝嗟惟
先生崛起千載灑落精深斯道所在獨抱遺經
默契奧旨橫竪之說斅斅當理遡朱而程卓然
造詣有闢榛蕪有翳昏翳霽月光風續夫不傳
牧老有云詎不信然旣闡淵源亦揮事業才與

誠合不震不隘端委廟堂直廢異張倫紀以叙
禮文以彰事有夷險不昧者心禔摧屢顛一木
自任江南花發處處春山夫豈不知而獨辛艱
逵害全身雖或一義旣云當國尙安可避撐其
已燼汲汲皇皇公存麗存公死麗亡嵩山之重
吾義之安俯視裸將虫臂鼠肝成仁有訓學求
如是洞然明白自表以裏表書雖未遑文豈外此
楊航絶緖屹立巨防高風可仰正學難忘睠彼
駒城松柏蒼蒼衣冠之藏閱幾春秋山風夕起
鳥怨雲愁職按幾封譜忝後裔越自來歸感念

交係肴蔬錯陳黃蕉丹荔炳其英靈若或見之
九原不作永世之恩

聞隱先生集新增附錄卷之九終

丁巳重刊